

“万婴之母”林巧稚

1983 年 4 月 22 日,82 岁的林巧稚与世长辞。这年春天, 她因为病情恶化,已陷入昏迷多时。值班护士们常常被林巧稚在昏迷中的喊叫声惊醒。有时候她“啊! 啊!”地高声叫喊,然后又抱歉地低语“你来得太晚了,只能手术了……有时候,她着急地说:“快! 快! 拿产钳来! 产钳!”护士们会随手拿起身边的一件东西递在她的手里, 她抓得很紧。还有的时候,她很高兴:“多可爱的胖娃娃。”作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一生未婚未育,却获得了“万婴之母”的尊称。

叮嘱邓颖超不要挂专家号

1929 年,林巧稚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获得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文海奖”每届只授予一人。评选的时候, 校委会曾有过小小的争执。就成绩论,林巧稚比另一位男同学高出 1.5 分。有人说,男学生对协和的贡献必定超过女学生,他们成绩也差不多。最终决定乾坤的是一位先生的话,他说:林巧稚课余为公益活动尽了许多义务,她为人热诚、有爱心,这是从医人的根本。

抗日战争期间, 北平协和医院因日军占领而关闭。林巧稚在东堂子胡同 10 号开设了一家诊所。那 6 年时间, 她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底层民众。北平城里妇产科诊所的门诊挂号费最少是五角,半袋面粉的价钱。她将挂号费降为三角, 还在出诊包里常备一些钱,周济那些一贫如洗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 邓颖超第一次到协和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并不知道她是总

理夫人,叮嘱她,以后不要挂专家号,要多花许多钱,她本人也看普通门诊。

有一次林巧稚问她的朋友、朱德夫人康克清:“你开始来看病时也这个名字吗?”康克清感慨:“可见她在看病时只关心病的本身,并不注意那个病人是谁。”著名妇产科专家叶惠方教授是林巧稚的学生。她记得,在门诊, 如果看到哪个病人表情痛苦, 林巧稚就会丢下手里所有事情,直奔这个病人而去。有时候,叶惠方会提醒她,待诊室里有早已约定等候在那里的“特殊病人”。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上世纪 60 年代,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 是林巧稚把他留在了妇产科。他记得,林巧稚位于东单的家里有一部电话, 科里有问题打过去请教,事无巨细,她从不厌烦,从不敷衍。一旦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楚,她就直接到医院来,无论盛暑严冬、刮风下雨或者深更半夜。

大家都觉得林巧稚身上有种神奇的魔力,不论病人多么惊慌失措,只要她一现身,她们就能平静下来。这种魔力,在她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之间。作为专家, 她会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肚皮上,她还总是摸摸病人的头,掖掖病人的被角,擦擦她们额头上的汗,拉拉她们的手。她出门诊,从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医生给人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她常对下级医生说,“她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思想感情、致病原因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凭经验或检验报告就下诊断开处方。”

亲手编写科普读物

冰心的三个孩子, 都是林巧稚接生的。她注意到,林巧稚会在每个孩子的出生证上留下流利的英文签名:“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

林巧稚一生的奋斗目标是“让所有的母亲都高兴平安, 让所有的孩子都聪明健康”,她并不只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前追求这个目标。

1958 年,在“大放卫星”的喧嚣声中, 医院领导提出要紧跟时代,改进手术洗手方法: 洗个手要那么多程序,慢吞吞还怎么“大跃进”? 没人敢出来反对,林巧稚直接找到医院领导发问:如果是给你做手术,你要我们洗三遍手还是洗一遍? 一次洗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1965 年,医院的专家们被组成“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工作。临行前,林巧稚做了准备, 她找人了解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当她得知湘阴一带多发眼病, 专门抽空到眼科去学习, 了解一些眼科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她还找中医大夫学习针灸,学会了头痛、关节痛的针灸疗法。

林巧稚有一句名言:“妊娠保健不是病,妊娠要防病。”多年的从医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 中国妇女的疾病和痛苦很多是因为贫穷、多子女和缺乏起码的卫生常识所致。根据湘阴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作为最高专家,林巧稚亲手编写了最通俗的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这个科普的任务她一直记在心上。1978 年末,她因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入院治疗, 还在床上主持了《家庭卫生顾问》一书的编写。她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 很多是对一些生理、病理常识问题的咨询,她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解答。之后,她又组织编写了《家庭育儿百科全书》《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在那个时代,这些书成了许多年轻妈

大使馆施巧计送李宗仁秘密回国

1965 年 7 月初,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接到周恩来的重要指示,要他负责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将从美国飞来,准备回归祖国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秘书程思远一行 3 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为确保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到祖国,丁国钰制定了周密的方案。

李宗仁一行在巴基斯坦已被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高度关注并伺机采取破坏行动,乘坐民航客机风险很大,难以控制。于是,丁国钰找巴基斯坦政府调了一架包机——波音 707 客机。

包机落实后, 丁国钰不敢大意,安排专人看守,将飞机停放在卡拉奇机场机库里三天三夜,以消除被敌特分子安装定时炸弹的危险,确保飞机的安全。

丁国钰深知,此行仍存在很大的凶险:大使馆门外就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人员的监视,出使馆大门就可能遭到不测;飞机飞到缅甸“金三角”地区上空,还有可能遭到国民党部队的袭击。

对此,丁国钰深思熟虑,又施巧

妈的必读书,真正成了她们的“家庭卫生顾问”。

留下沉甸甸的遗产

1961 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林巧稚在一家饭馆吃饭。周恩来关切地对林巧稚说,听说林大夫主动要求降低了自己的口粮,医生的工作任务很重,还是要实事求是,注意身体。当时,林巧稚本来每个月有 26 斤粮食的定额,她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降为 16 斤。面对周恩来的好意提醒,林巧稚回答,她本来饭量就小,又没有什么负担,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护士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照。

困难时期,医学微生物学专家谢少文因被停职停薪,生活陷入绝境,林巧稚悄悄给他送去一笔钱。为了避免他难堪,她用英文附上句话: It’s not money. It’s friendship.(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并不怕死。”1980 年住院后,林巧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平静地说,“人们了解我,我更了解自己。我没有负疚,没有牵挂,没有悔恨,尽可以瞑目而去。”

林巧稚一生没有孩子,但她知道,做了母亲的人,总要花很多心思在孩子身上。平日里,她对妇产科那些有了孩子的年轻同事,总是格外多一些关心和体贴。许多女医生都记得,林巧稚每次向来宾介绍她们时,往往会加上一句:“她还是一位母亲。”

林巧稚有两个存折: 一张存着她工资节余的部分; 另一张存着工资外的一些收入,比如人大政协开会的补助, 还有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定期发给的车马费。她认为,前笔钱是她的劳动所得,可以用来资助亲成朋友,而后一笔钱则应该另有所用。她留下了自己的遗嘱:3 万元积蓄全部捐献给协和医院的托儿所, 解决协和母亲们的后顾之忧。她的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之用,她的骨灰撒在大海上。

据《三联生活周刊》 徐菁菁/文

计。7 月 17 日午夜时分,他首先安排两辆乘坐着使馆工作人员的轿车从大使馆开出,引开在使馆外监视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这两辆车都拉着窗帘, 从外面看不到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特务以为是李宗仁的车辆,立即跟踪而去。

接着,丁国钰和李宗仁一行乘坐的轿车开出大使馆,快速驶向机场,到达专机的舷梯旁。

机组人员早已做好起飞的准备。丁国钰陪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飞机。飞机随即发动,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天空。

当飞机飞临缅甸上空时,丁国钰不由得有些紧张和不安,这里存在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可能。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由于保密工作严密,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都没有察觉,飞机安全飞离。

直到飞机进入中国云南上空,丁国钰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李宗仁夫妇,已经到了祖国的领空。李宗仁一行忐忑不安的情绪一扫而空,兴奋得跳了起来。当从窗口看到滇池,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据《文史春秋》 闫荣安/文